

❖六岭杂谈

一部凝聚着深情与大美的书——读陈云鹤《花瑶守望者》

邓湘子

捧着《花瑶守望者》(中南大学出版社2025年3月出版)这部新书,感到沉甸甸的。这是我的学长陈云鹤先生出版的第四本书。此前他相继结集出版过三本著作,即《乡土上的树》《隆回骄子》《天下花瑶》。这些作品都聚焦于他的家乡隆回,反映这片土地的自然之美和人文风采。

陈云鹤出生在山村,凭借着对阅读的热爱、对知识的渴求,得以考上大学走出村庄,成为一名教师,后来在公务员队伍工作30年。他始终保持了对阅读与写作的兴趣,工作之余坚持创作,自得其乐。

他早期的作品主要是人物通讯,满怀热情地关注教育同行,报道优秀教师的事迹。他腿脚勤快,新闻意识敏锐,奔走在隆回的大小学校,几年里写出了一百多篇教育人物通讯和新闻报道,发表在《湖南日报》《湖南教育》《中国教育报》等报刊。这些作品收在《乡土上的树》一书,展现了一批优秀教育工作者的形象,他们像一棵棵大树深情地扎根在家乡土地,撑起一片片绿荫。

做公务员之后,陈云鹤视野更加开阔,关注各行各业的成功之士,挖掘他们的成长故事,写出一篇篇生动感人的报道。这些作品后来汇编成了《隆回骄子》一书。

距县城100多公里的雪峰山深处,在隆回与溆浦两县交界之地,海拔千米之上的崇山峻岭里,居住着一个古老部族——花瑶。那里有奇异的自然景观,如虎形山大峡谷、大托摩天石瀑、旺溪瀑布群、崇木函千年古树群等,有艳丽的花瑶服饰、粗犷的呜哇山歌,还有“打蹈”“拦门酒”“挑花裙”等独特的风情民俗。

陈云鹤是较早关注和推介花瑶的热心人士之一。他走遍花瑶的村寨,记录和描述每一处有特色的景点,手绘山野风景点的地图。他多少次热心地为外地游客当免费导游,对花瑶的历史、地理和人文内容介绍得生动具体。为了更好地宣传花瑶,他萌发了一个想法,要创作一部专门描绘花瑶的作品。经过几年的积累和打磨,一部内容厚重、图文并茂的《天下花瑶》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。

这位业余作者,凭着饱满的热情与浓厚的兴趣,奉献出辛苦耕耘的成果。他的书是用脚步走出来的,是实地考察得来的,是用爱与责任写出来的。他总是看到人的亮点,总是看到家乡美好的事物和美丽的风景,他的书里洋溢着对劳动者的赞美、对家乡山水的热爱。

陈云鹤报道家乡各条战线的优秀人物,心身投入地宣传和推介花瑶文化,摄影家老后先生自然成为他追踪关注的重点。他们志趣相投,经常促膝交流,结下深厚情谊。40多年来,老后翻山越岭,曾经300多次自费到瑶寨采访民情风俗,拍摄了40多万张珍贵的文化资料图片,记下数十万字的文字资料,在保护和传承民族与民俗文化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。老后曾获评“2014年十大中华文化人物”“CSR中国文化奖2015杰出贡献人物”“全国非遗保护十大新闻人物”“全国传统村落守护优秀人物”等荣誉,还5次应邀参加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民俗摄影理论研讨会”,让全世界看到了花瑶这个“世外桃源”。中国文联副主席、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冯骥才先生,称赞老后是花瑶民俗文化“真正的默默的坚守者”。

2021年秋天,陈云鹤接近退休,开始投入



为老后写作传记的工作。他的采访做得扎实,尤其对老后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独特成长经历,了解充分,写得细致,读来令人感喟。老后的人生里有丰富的社会和历史的内涵,有感人至深的坚持与砥砺的力量。陈云鹤作为乡土民俗文化研究的同行者,与老后交谊深厚,他了解老后、理解老后、欣赏老后,把老后的人生写得生动可感、引人深思、令人肃然起敬。

阅读《花瑶守望者》,深感这是一部用心用爱写出来的书,是陈云鹤的一部集大成的书。令人痛惜的是,书稿送到出版社,陈云鹤未能看到本书出版,因突发疾病而离世。陈云鹤把满腔深情与大美留在书里,我们了解和阅读这部书,就是对他最好的怀念。

(邓湘子,绥宁人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

❖湖湘三百六十行

压 莲 子

唐文林 王艳萍

湖南的湘莲、福建的建莲、浙江的宣莲并称为“中国三大莲子”。湘莲,具有高蛋白、低脂肪、口感好等特色。每年的7月至8月左右,是湘莲收获的季节。为了更好地保存莲子,人们通常会把它们晒干。但是干莲子皮很难剥,这时候农贸市场就出现了专门剥莲子的生意人。他们有一种铁制的机械装置,将干莲子一粒粒放在里面,然后摇手柄用力向下碾压,坚硬的莲子皮便破裂了,莲子便被挤压出来。

(唐文林、王艳萍,宝庆烙画传承人)

年复一年,教师节总会悄然而至。每逢此时,我总不免要想起我的初中班主任袁国新先生,想起那段在煤油灯下苦读的岁月,想起那盏为我“加油”的灯。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湘中农村,夜色总是格外深沉。彼时,人人皆是将一分钱掰作两半花。煤油灯盏盏如豆,在土坯墙的屋子里摇曳,照见的往往是愁容与茧手。我家光景亦然,父母为四五子女的吃穿用度辗转难眠。而我在其间,不过是个一心向学的少年罢了。

侯田中学是乡里唯一的中学,灰墙黑瓦,朴素得如同田埂边的稻草人。袁国新先生是我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,那时他四十五六年纪,身材高大,行路带风,言笑时眼角堆起细密的皱纹。他授课不囿于课本,常于字句章法外,讲些乡野传说、古今轶事,教室里的笑声常常荡出窗外。我们这些乡下少年,对语文课竟也生出了罕有的兴致。

学校的用电,全仰仗乡里小水电站的恩赐。水丰则灯明,水枯则黑暗降临,并无定数。即便发电,亦不过维持至晚间九时光景。初三那年寄宿,学校要求自备一盏煤油灯,以续昼之所学。这要求于旁人或者寻常,于我却不啻为一桩难题。家中唯一一盏煤油灯,是父亲用罐头瓶子自制而成。铁

那盏为我“加油”的灯

袁卫东

皮卷就的灯头,棉线搓成的灯芯,虽简陋至极,却是全家夜晚唯一的光明。父母每晚就着那点亮亮缝补算计,灯影幢幢,勾勒出生活的艰辛轮廓。要另备一盏,实在令父亲为难。他终究从邻家讨得一个罐头瓶,又如法炮制了一盏。我携之入校,置于课桌一角。相形于同学们从供销社购来的玻璃灯盏——那些有着细长灯颈和鼓胀灯腹的漂亮家伙,我的土制灯显得格外寒碜。少年心性,最惧与众不同,那时的自卑,至今思之,犹觉脸颊微热。

更大的难处还在后头。煤油按计划供应,家家紧缺。我家更无余裕供我夜读。我常对着那盏丑灯发怔,灯中油浅,一如我浅薄的希望。

袁先生明察秋毫,很快注意到我的窘迫——那个低着头穿梭于教室与宿舍之间的瘦弱身影,那个在灯光昏暗时仍凑近书本的倔强少年。一日课后,他唤住我,并不多说,只从抽屉取出一盏崭新的煤油灯。玻璃灯身,透亮光滑,灯钮可调节火苗大小,是我见

《中学生作文》《语文报》报刊杂志。煤油灯熏黑了我的鼻孔,却照亮了我的前路。先生偶尔夜巡,见阁楼上 有光,并不上来打扰,只在楼下轻咳一声,以示他在陪着我。那一声咳嗽,比任何鼓励的话语都更有力量。

中考放榜,我以七科总分645分的成绩夺得全校第一、全区第二,成为母校第一个考上中专的学生。消息传来,先生比我还高兴,逢人便说:“这是我学生!”那盏煤油灯,他坚持让我带走,说:“到了城里,用电灯了,这个留个念想。”

如今三十多年过去,我早已在城里安家立业,再也无须担心灯火阑珊。然而每至教师节前后,我仍会想起那盏煤油灯,想起先生给的钥匙,想起先生夜巡时的那一声轻咳。

去年春节,我特地去探望袁老师。他已八十高龄,白发萧疏,却精神矍铄,仍在为乡里公益事业奔走。说起当年事,他竟还记得清楚:“你那会儿啊,就像棵渴极了的小苗,我给点雨水,你就拼命长。”言罢大笑,爽朗如旧。

(袁卫东,任职于邵阳市政协研究室)

关心下一代教育好孩子 有奖征文 邵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协办

❖人物剪影

云中谁寄锦书来——记“修信人”邓跃东

陈建琼

今年春天,新宁县作协组织了舜皇山采风活动。作家邓跃东突然出现,之前没听说他要从邵阳来,好像从云雾里悄然飘出一样。正好,他的集子《云山来信》新近出版,我说恭喜。他说托你吉言,不敢辜负。我知道他话里有话。

云山来信,寥寥四字,恰似一场电影的开场:画面铺开,云山雾海,有人渐行渐远,不知是亲人远行,抑或仅仅只是一个路人,不知来处,也无归处。好像,他在说自己。他就是一个在隐藏云里雾中修信的人,从无停笔。

我记起以前和邓跃东闲聊的一些琐碎的事来。邓跃东的父亲暮年时生了肝病,有段时间住在他家休养。担心自己的病传染给儿子一家,他的父亲特意从乡里带了一副碗筷来。邓跃东的儿子小时候得到爸爸的关心帮助,会说谢谢爸爸。邓跃东回:“口头谢不算数,得用行动表示才有诚意。”他儿子马上说:“跟你睡!”叫人忍俊不禁。

也许,这样的琐事,很适合写在信里,寄给远方一个人。信里仿佛说了很多,又仿佛也没说什么,但是看信的人是会懂的!我就这样阅读他多年了。

邓跃东曾任军十余年,现在履职交通部门,工作繁杂,却爱好文学。也许说爱好不太准确,他是全身心藏到云雾中了。

十几年前,一个朋友的朋友介绍我认识了邓跃东,我说要向 他学写散文。他说,学我者死、像我者俗。我说,那就置之死地而后生。我的话把他惊住了。有几年,我写的小文章能得到他的指点。他眼光毒辣,点评犀利,让我心服口服。原本他是真心实意把我往文学路上栽培的,帮我提中肯的意见,将我的作品往刊物上推荐,还送了我许多他认为于我有益的书。送的书有时候单本,有时候成套。但有回他说:“送你二十斤书!”我开车去拿,哪里只有二十斤,五十斤都不止。许多年过去,他去了我那酒坊小坐,指着书架子上一本《世界小说名作故事大观》说:“这本是我送你的!”那是他1992年买的书。

采风途中,邓跃东说这次匆忙没带新书来,下次送两本给你。我说不用你送,我要自己买,这是一个读者对一个作者的最高敬意。这话让他很高兴,马上问:“你买几

本?”我说最伟大的世界名著我也只买一本的,但你是我的良师益友,你的书我会买两本!他说只买两本啊,同来的舒中民老师出书,小杨一买就十本。我转弯说,那我给你的新书写个读后感。他说,说话要算数。他这么强调,可能留下了我不靠谱的印象。哪知,转眼两个月就过去,他给我微信留言说:“你的读后感呢?”我心虚得很,说:“六一儿童节兑现承诺!”他说:“都两个月了,跟个小孩一样。”我说这次保证算数。结果,又没能保证。

我应该要好好介绍一下他的新书,毕竟阅人阅文十余年,可想到古话说的“文如其人,人如其文”,便觉得其实不必多说了。

我虽然没有在文学路上走远,但他包容我,我才敢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对他说话不算数。一来我可以仗着多年的交情,觉得他不会翻脸,故事还会演绎下去。我还猜他关系亲近的朋友不多,因为他嘴巴有点损,爱捉弄人。一次有点点正式的晚宴上,邓跃东很有绅士风度,殷勤地给几位女士夹菜。结果他特意翻出鸡翘翅(鸡屁股)往我碗里夹,还一边展示一边大声说:“来来来,这是你的最爱!”

邓跃东是处在云里雾中的人,读懂他并不容易。比如他数次在傍晚给我电话,说到县里出差来了,有空喝茶……有次见面的时候,他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两个橘子来,说是饭前的水果,觉得好吃,特意给你留了两个。这种大人哄小孩的把戏,每次都能给我带来欢喜,让我原谅了他之前对我的捉弄。

平时联系虽不勤,但总能在朋友圈略知邓跃东的日常动态,他总是又发表了大作。每次点赞之余,会和他闲聊几句。像我这样生活圈越来越窄的人,偶尔能这么交流,让我不至于总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坐井观天。

我性子懒散,对文学并不上心。他恨铁不成钢,最后也放下了,说我是“一块好钢,打了狗链子”。我听他嘴里的话,心下还洋洋得意。幸而,邓跃东自己这一块好钢用在了刀刃上。我曾说,你要坚持下去,师傅给徒弟挣足了面子……

这天,雨过初晴,窗外微风徐来,我翻开他赠送的《云山来信》。扉页是他的签名和题词:云山有信,星河听音。

(陈建琼,医师、酿酒师)

❖岁月回眸

看山

陈善勇

某个偶然的 机会,我在商城里瞥见一款名叫“看山”的酒。心中一动,便买了一瓶回家。我想知道,“看山”到底是什么味道。

为什么好奇?大概是因为,我真的“看过山”。

小时候,家里贫寒。父亲主动接过族里的一份差事——看山。看山有一点点补贴,但极微薄。那是一片宗族共有的山林,树木葱郁。他须每日巡山,以防有人盗伐。父亲时常要求我和他一起去巡山,但因要走很远的路才能到达山林,我并不情愿去,有时却也不得不去。于是,“看山”就成了我少年生活的一部分。现在想来,父亲想的应该是我们回程的时候可以多捡些柴火、扯些猪菜带回去。

那时我只知道,看山是为了举办“清明节”。每年清明前,族里会挑一些大的树木卖掉,换来的钱买一到二头猪用以祭祖。祭完祖后,大家就可以大快朵颐地吃席了。另外,做厨的还会给每个男丁打包一份粉蒸肉。在我小时候,能吃上一顿肉,近乎奢侈。

一旦树木被偷,“清明节”便开不成,看山人也要遭族人指责。孩提时只要听说“清明节”可能取消,心里就空落落的。稍大一些,我才明白,卖树的钱除用于办会,还会分少许给看山人作为酬劳。原来,“看山”不只是一桩生计,更是一份责任、一种担当。

我外出工作后,族里仍选人看山,且每年办会,但年年都会传来树木被偷、沙土被盗挖的消息。我想是大家渐渐吃得起肉了,看山这件事也就不再那么紧要。

某个暑假回乡,我见到一对爷孙正要上山。老人步履缓慢,孩子跟在一旁,雀跃天真。看着他们渐行渐远的背影,我蓦地想起了我跟着父亲去巡山的情景。

那瓶名为“看山”的酒,我一直没有打开,也许它本就不是用来喝的。看到这款酒,想起当年的看山事,这酒的滋味如何也就不那么重要了。